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年 全球贸易格局的变迁



自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 11 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全球的经贸体系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中国经济来看，中国整体贸易体量由 2001 年的 5096 亿美元成长至 2020 年的 46559 亿美元，总量增长近十倍。中国对全球经贸不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展示出了惊人的韧性。2020 年，受新冠疫情危机影响，全球贸易总量增速萎缩至 -7.5%，但中国依然逆势实现了 1.5% 的正增长。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一直保持在 70% 以上的高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攀升，这意味着我国在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从此前的加工组装逐步升级为自主研发商品出口，这也同样符合中国国内产业升级、智能制造的经济结构转型。

从全球贸易体系来看，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正在受到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冲击来自于区域贸易协定的盛行，如 CPTPP、RCEP、USMCA 等。与多边贸易体系相比，区域贸易协定的达成更为灵活，对参与成员的利益诉求也有更好的照顾。WTO 自身也面临改革的困境，不仅受到美国这一主要成员国的频繁抵制和批评，其低效率和机制僵化也受到多个成员国的广泛诟病，在当下经贸治理中被逐渐边缘化。

后疫情时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变迁中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仍然存在，但是通过主导 RCEP 协定谈判、争取加入 CPTPP 协定以及对 WTO 改革提出切实意见，我国正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经贸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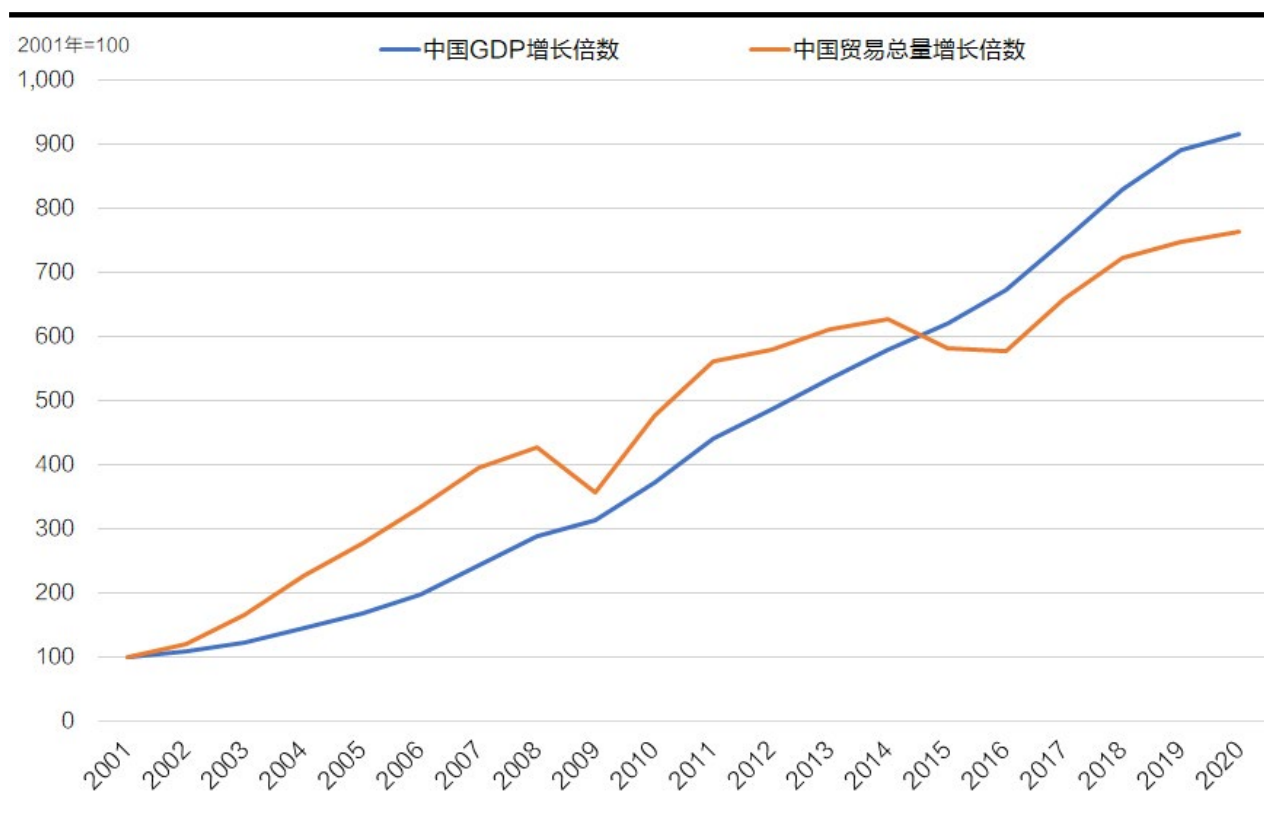
国家于 2020 年 4 月首次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新全球化时代，我国就会停下对外开放的脚步。继续扩大开放、深化双边和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都是中国对外应对风险挑战、对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 中国入世 20 年的贸易成果回顾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有目共睹，而自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中国对全球经贸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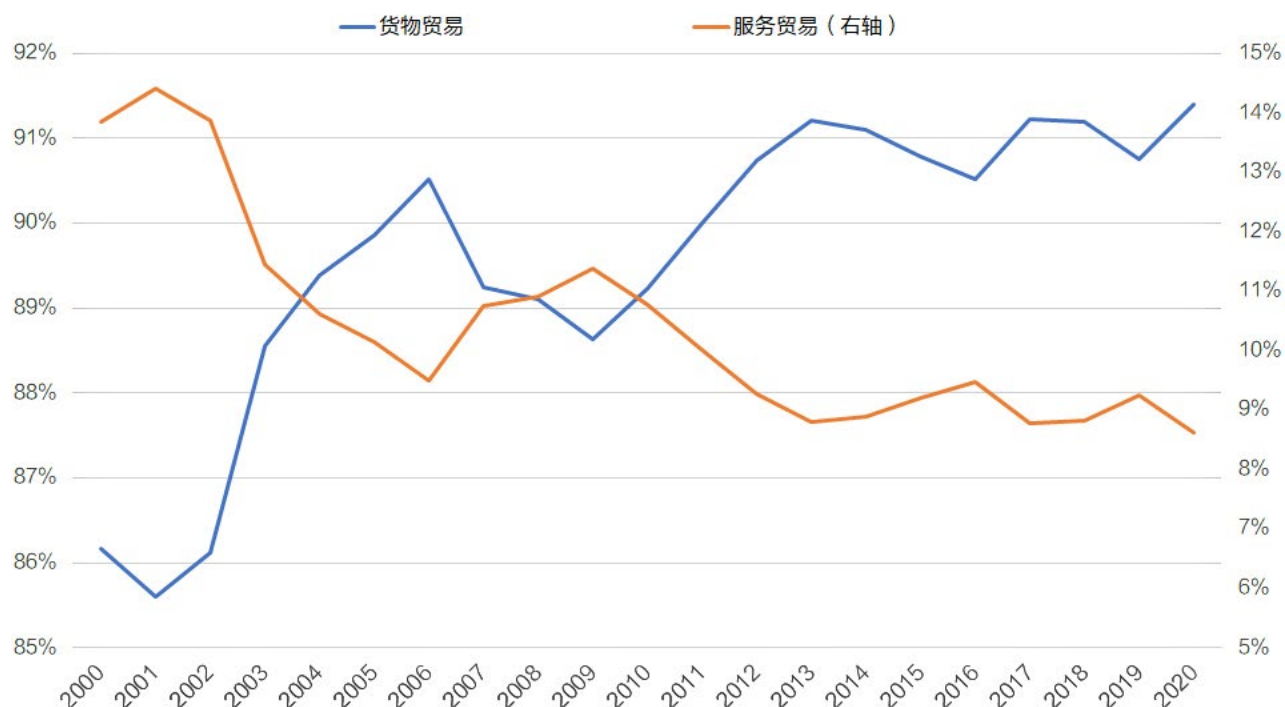
从贸易规模来看，2001 年中国的年出口及进口金额分别为 6.5 万亿美元和 2250 亿美元，而 2020 年这两个数字已变成 17.6 万亿美元和 2 万亿美元，增长分别为 2.7 倍和 8.9 倍。与中国 GDP 增幅相比，在 2001 年至 2020 年区间，中国 GDP 增长超过 9.2 倍，而同期贸易总量增长倍数也达到 7.6 倍。从贸易结构来看，货物贸易依然占据中国进出口的大头，2020 年货物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达到 91.4%。

图 1：过去 20 年，中国经济总量与贸易总量均大幅扩张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图 2：货物贸易依然是我国出口的大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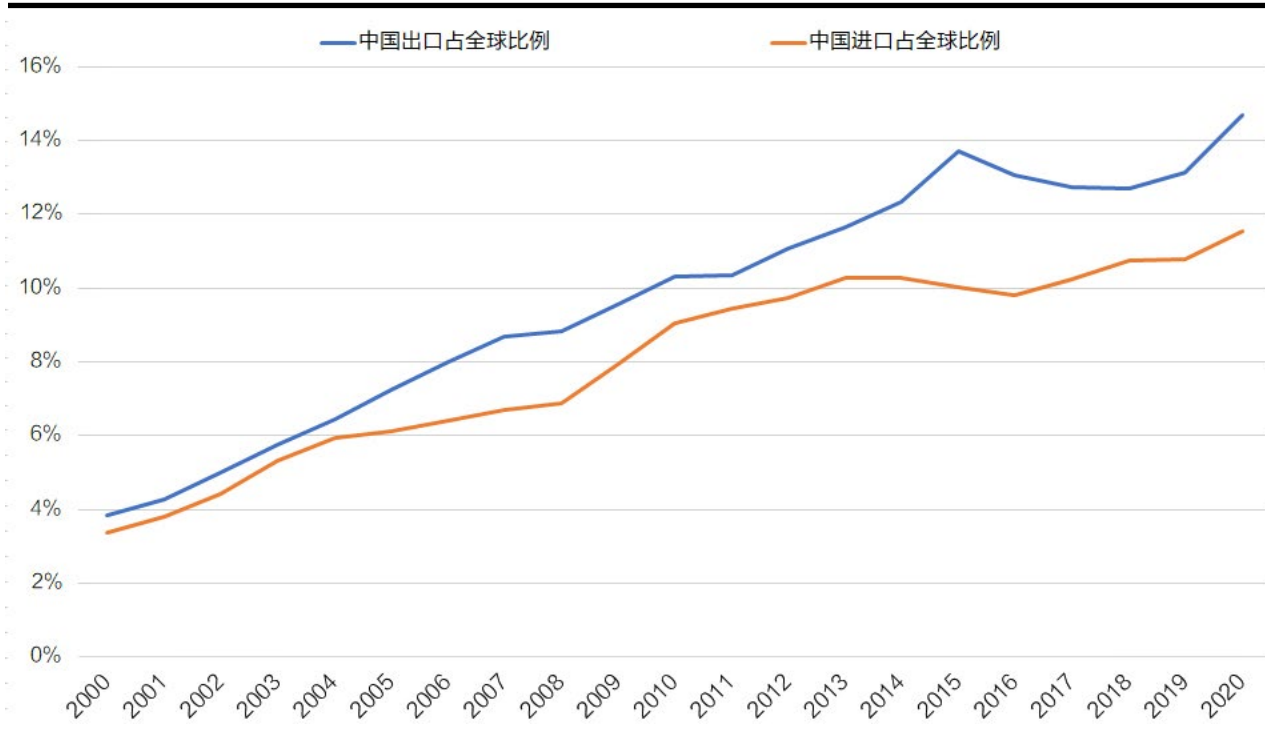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中国贸易总量的大幅扩张不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引擎。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出口和进口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分别由2001年的4%不到上升至2020年的14.7%和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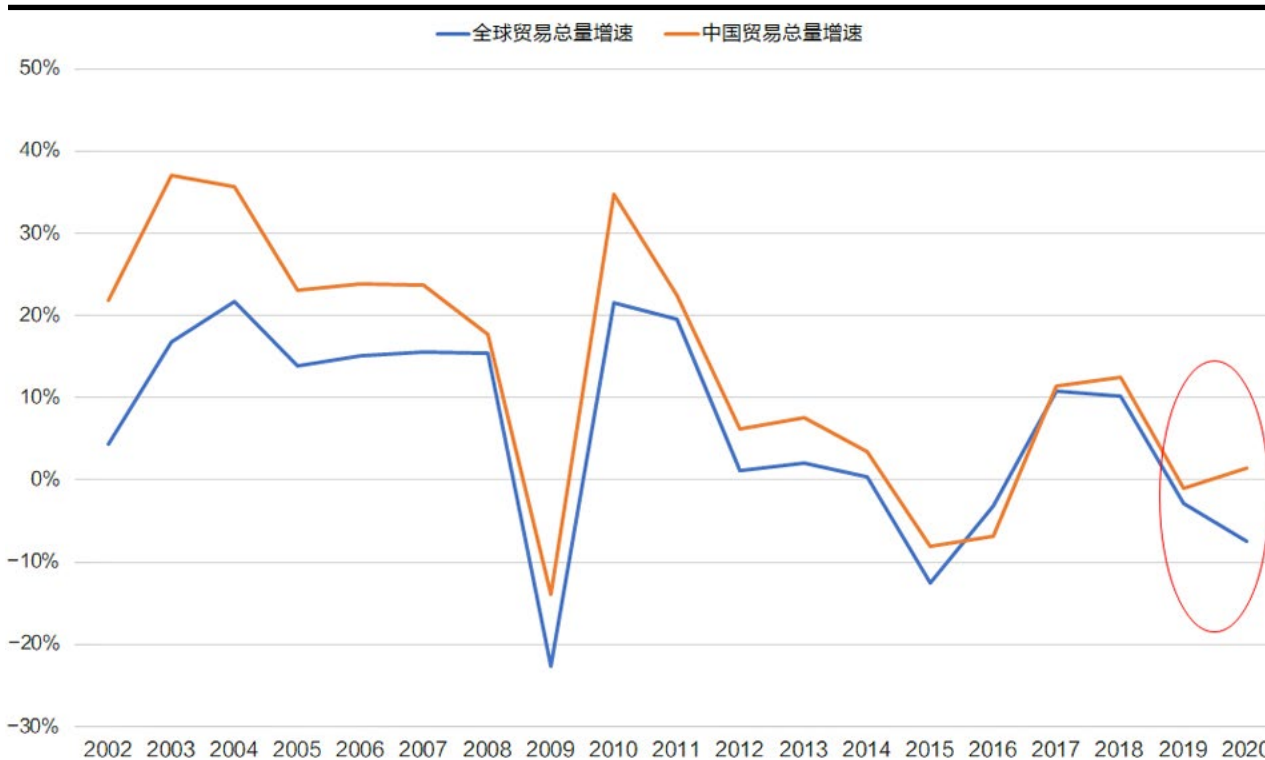
与全球其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对外贸易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这具体体现在：在全球贸易扩张的过程中，中国贸易的扩张幅度更大；而在全球贸易收缩的过程中，中国贸易的收缩幅度反而更小。中国对外贸易的韧性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供应链受到剧烈冲击，各国采取的封锁及防疫措施使得全球贸易不得不大幅收缩。2020年，全球贸易总额增速降至-7.5%，然而中国在保证国内疫情可控的基础上，保障了国内供应链的完整，逆势实现贸易正增长1.5%。

图 3：中国进出口占全球比重快速上升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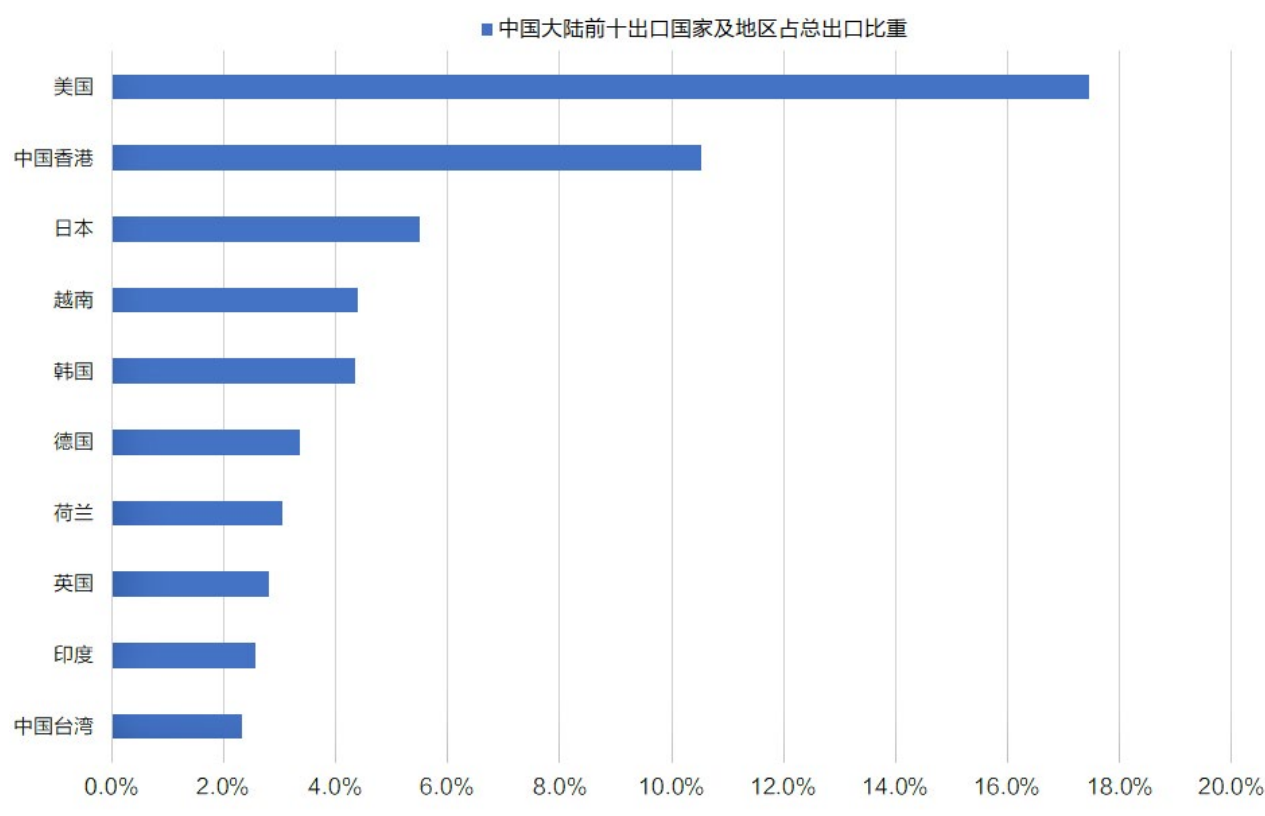
图 4：中国对外贸易在疫情期间展现出惊人的韧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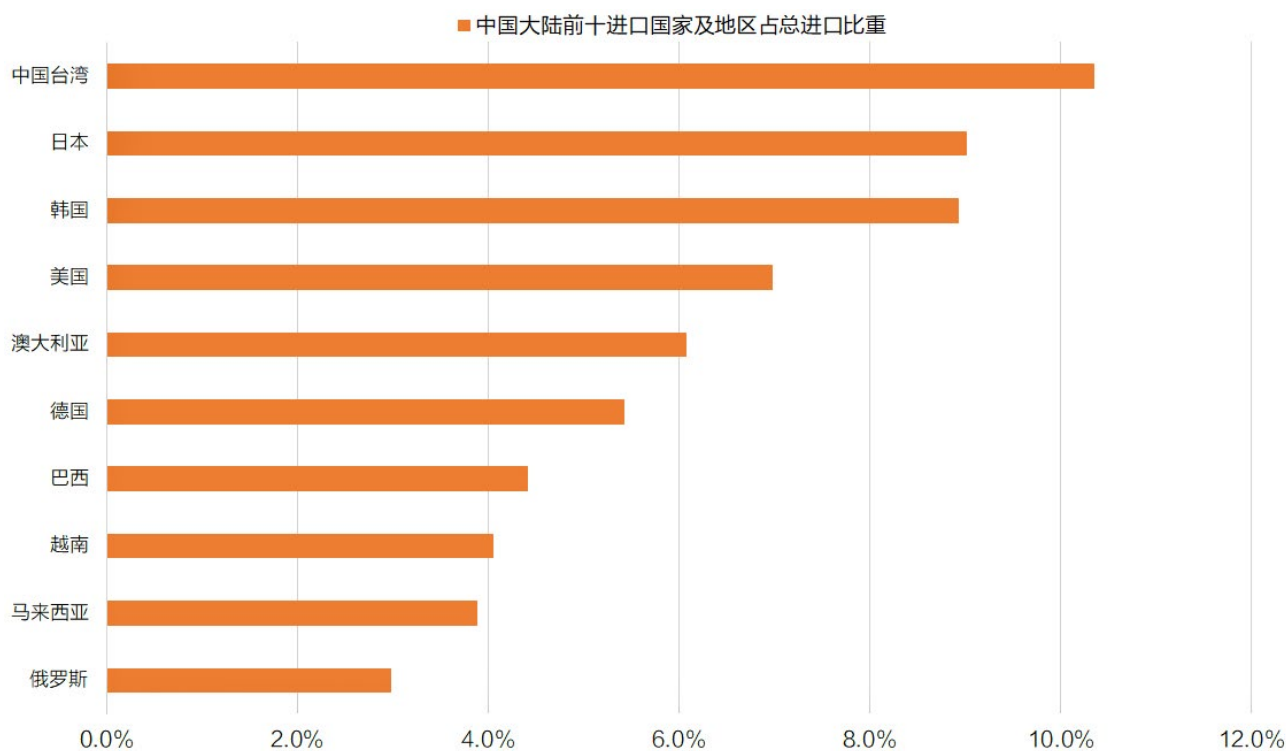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从进出口目的地来看，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日本是中国大陆最主要的贸易伙伴。2020 年的外贸数据显示，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依然存在，但美国依然是中国出口商品最主要的目的地，其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达到 17.4%；从进口来看，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三个地区占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 10.3%、9.0% 和 8.9%，显示中国大陆对于东亚高科技产业地区的依赖。

图 5：美国、中国香港及日本是中国大陆出口最多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图 6：中国台湾、日本及韩国是中国大陆进口最多的目的地国家和地区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角度来看，贸易背后往往是大规模的跨境资本、人员、智力要素的流动，贸易的利益不仅体现在商品进出口利益，也体现在投资、服务、就业以及经济结构改善等多重利益上。

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状况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这一数值更高代表该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二是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这一数值越高代表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较为上游或高端位置，通过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出口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反之则位于下游或低端位置，主要是通过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产品来参与国际分工。从图 7 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自 2001 年加入 WTO 之后快速上升，由 2001 年的 74% 逐步上升至 2007 年的 78.1%。自 2011 年起，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有所下滑，

这背后的原因包括中国土地要素及人力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

此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攀升，这意味着我国在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从此前的加工组装逐步升级为自主研发商品出口，而这也同样符合中国国内产业升级、智能制造的经济结构转型。

图 7：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来源：OECD TIVA，潘月星（2018），第一财经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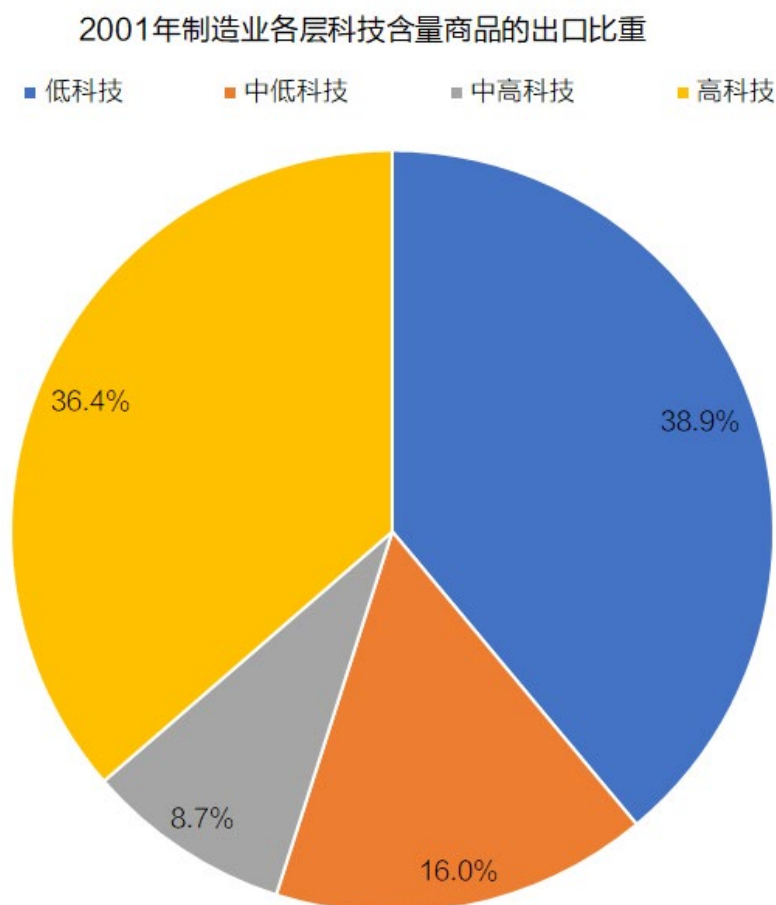
表 1: 虽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未有显著提高, 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却在稳步上升

总出口附加值排名	国家或地区	GVC 参与度		GVC 地位	
		2000	2014	2000	2014
1	中国	0.741	0.737	-0.170	0.001
2	美国	0.570	0.605	0.171	0.125
3	德国	0.607	0.585	0.101	-0.019
4	日本	0.547	0.605	0.287	0.119
5	韩国	0.649	0.700	-0.042	-0.119
6	法国	0.675	0.734	0.062	0.021
7	意大利	0.660	0.685	0.128	0.055
8	英国	0.613	0.642	0.076	-0.022
9	墨西哥	0.731	0.697	-0.136	-0.130
10	中国台湾	0.677	0.693	-0.083	-0.236

来源: OECD TiVA, 潘月星 (2018), 第一财经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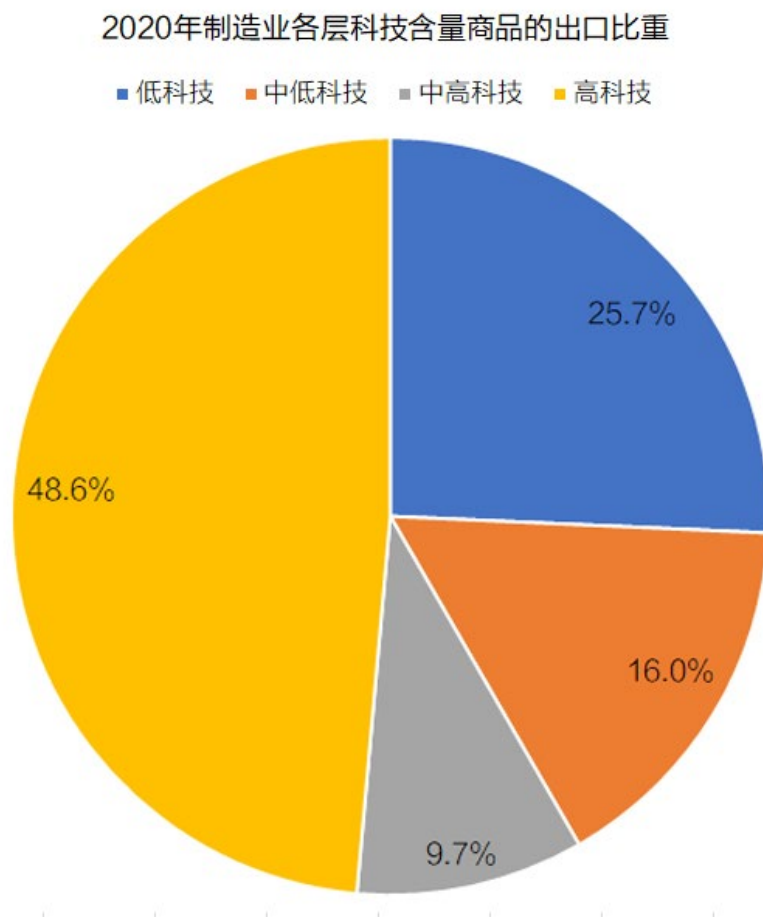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也可以反映在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上。我们将制造业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分为低科技、中低科技、中高科技以及高科技四类，并将之与海关 HS 编码相对应。结果显示，与 2001 年相比，中国 2020 年低科技含量产品的出口占比显著下降 13.2%，而这一份额几乎都被高科技含量产品的出口所占去。

图 8：2001 年中国低科技与高科技商品的出口比重相当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图 9：2020 年中国高科技商品出口份额的增加
与低科技商品出口份额的减少相一致**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在中国融入全球经贸体系的过程中，有许多企业实现了从组装、代工向品牌的转型。安踏就是服装行业的典型案例，从最早为海外品牌生产贴牌运动鞋，到发展自主安踏品牌，再到并购意大利的斐乐、荷兰的亚玛芬体育等海外品牌，逐步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集团之一。歌尔股份作为国内声学领先企业，以为苹果代工耳机而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时歌尔股份也推出一系列智能穿戴、虚拟现实、智能家居等产品，以谋求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之道，是国内 A 股市场上被最为关注的企业之一。

全球经贸规则发展的新趋势

自中国加入 WTO 二十年以来，不仅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多边贸易体系自身也在面临来自新时代的冲击和挑战。

1. 区域贸易协定盛行对多边贸易体系形成冲击

自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样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催生了大量的区域贸易协定，不仅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

1.1 与多边贸易体系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更为灵活

首先，与多边贸易体系相比，区域贸易协定更容易在国家间达成共识。一般而言，区域贸易协定的参与国相对较少，对谈判议题的理解有着共通之处，更容易达成共识，能够满足各方利益诉求。而多边贸易体系涉及的成员国众多，且相互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社会政治体制不一，达成协议的难度很大。比如，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从 2001 年谈到 2008 年，后又多次重启都未能达成协议，而美墨加协定谈判仅仅只用了 1 年就达成协议。

其次，区域贸易协定对参与方的利益诉求有着更好的照顾。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条款往往是各个参与国最关注的条款，一旦达成协议，参与方在经济上获得的效果立竿见影。而多边贸易体系条款有的是各国自己需要的，有些条款却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而存在不适应性。如此一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希望参与到区域贸易协定而不是多边贸易体系，以期对自身经济发展有更大的帮助，这自然会降低多边贸易体系的关注度。

最后，区域贸易协定与最惠国待遇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冲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多边贸易体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区域贸易协定只在内部成员之间实行优惠，营造自由化的贸易环境。虽然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惠国待遇得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服务贸易协定（GATS）的认可，但其明确要求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不得高于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且对非成员国的限制措

施十分明显。这样的做法与 WTO 消除贸易壁垒的要求相违背，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是严重的阻碍。从长远来看，区域贸易协定越多，原本 WTO 体系构建的全球贸易最惠国待遇体系越受到严重的冲击，对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并没有好处。

1.2 新冠疫情背景下，供应链安全问题突出洲际价值链的重要性

2020 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世界各地为防疫而采取的停工停产措施对于依赖国际分工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带来了挑战，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客和学者都在鼓励各国制造业回流本国，并且通过增加本国的商品供给来提高供应链安全。

在此背景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使经贸问题进一步泛政治化，不同国家所主导建立的区域贸易协定将进一步凝聚区域内的经贸联系而削弱与他国的经贸关系。2018 年以来，美日欧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墨加协议（USMCA）等超大规模、跨区域的自贸区协定相继生效，并呈现出高标准、全方位、广覆盖以及强排他性的特征。2020 年 11 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涵盖东亚、东盟在内的 15 个区域成员国，协定生效后将实现区域内 90% 以上货物贸易零关税，逐步实现区域贸易一体化。在诸多区域经贸协定框架下，预计全球贸易格局将逐步形成东亚太平洋、欧洲和北美三大贸易板块，贸易板块内部相互投资和继续扩大贸易，区域产业链协作水平提升，区域贸易网络将更加密集。

在这样的格局下，洲际价值链（Continental Value Chain）可能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上占据更大的重要性。无论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其洲内的贸易网络均呈现出一个三层次的结构：首先，在各洲内贸易网络中，均存在一个经济中心；其次，在经济中心周边围绕着一群主要贸易国家；最后，外围国家所占的贸易份额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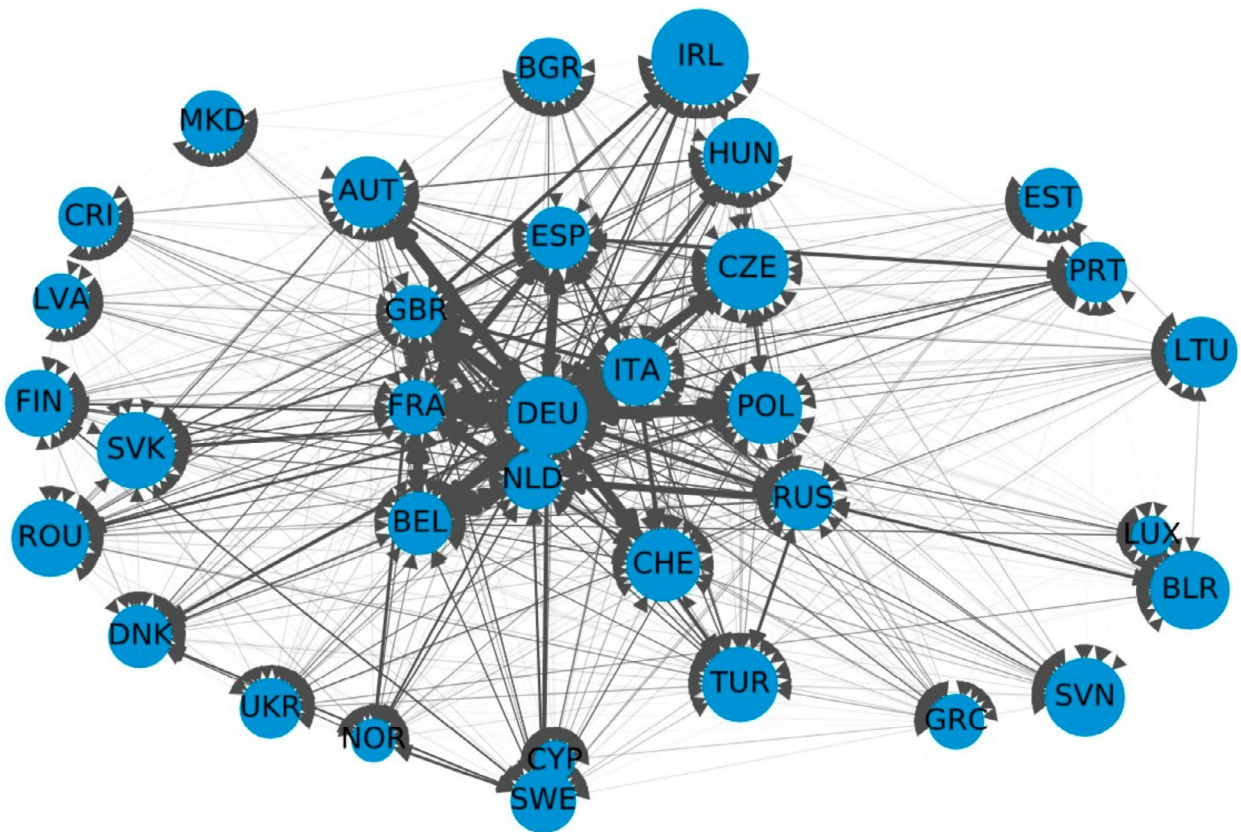
以欧洲为例，欧洲的贸易中心是德国，在整个洲内贸易网络中占据最大份额。与德国拥有较为紧密贸易关系的国家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欧洲大国，如欧盟内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欧盟外的英国、俄罗斯、土耳其；第二组是德国周边较为小型的邻国，包括瑞士、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最后一组是维谢格拉德四国集团（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些国家作为德国的生产基

地正变得愈发重要。

在亚洲，贸易网络的核心国家是中国大陆地区。环绕在中国外围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印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此外，泰国和越南也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

美洲的贸易网络中心毫无疑问是美国。美国周边的主要贸易国家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巴西一定程度上也与美国贸易关系密切。

图 10：欧洲 34 个国家形成的贸易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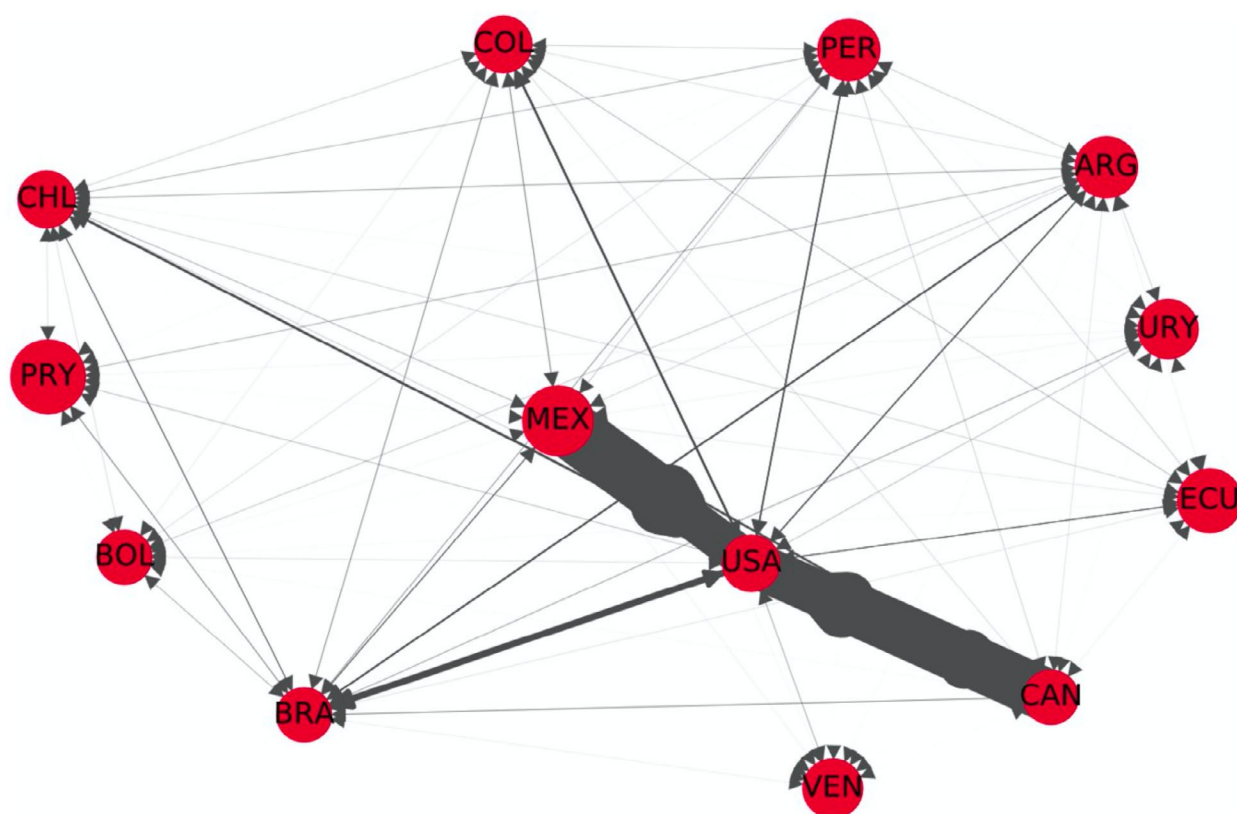
注 1：箭头线条代表从国家 X 出口至国家 Y（箭头所指）；圆形大小代表制造业部门增加值在 GDP 中的占比；线条粗细代表贸易量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

注 2：AUT= 奥地利；BEL= 比利时；BGR= 保加利亚；BLR= 白俄罗斯；CHE= 瑞士；CRI= 克罗地亚；CYP= 塞浦路斯；CZE= 捷克共和国；DEU= 德国；DNK= 丹麦；ES 西班牙；EST= 爱沙尼亚；FIN= 芬兰；FRA= 法国；GBR= 英国；GRC= 希腊；HUN= 匈牙利；IRL= 爱尔兰；ITA= 意大利；LTU= 立陶宛；LUX= 卢森堡；LVA= 拉脱维亚；MKD= 北马其顿；NLD= 荷兰；NOR= 挪威；POL= 波兰；PRT= 葡萄牙；ROU= 罗马尼亚；RUS= 俄罗斯；SVK= 斯洛伐克；SVN= 斯洛文尼亚；SWE= 瑞典；TUR= 土耳其；UKR= 乌克兰。
来源：德银、IMF

图 11：亚洲 17 个国家和地区形成的贸易网络



注：AUS= 澳大利亚；BGD= 孟加拉国；CHN= 中国内地；HKG= 中国香港；IDN= 印度尼西亚；IND= 印度；JPN= 日本；KAZ= 哈萨克斯坦；KOR= 韩国；LKA= 斯里兰卡；MYS= 马来西亚；NZL= 新西兰；PAN= 巴基斯坦；PHL= 菲律宾；SGP= 新加坡；THA= 泰国；VNM= 越南。
来源：德银、IMF

图 12：美洲 13 个国家形成的贸易网络


注：ARG= 阿根廷；BOL= 玻利维亚；BRA= 巴西；CAN= 加拿大；CHL= 智利；COL= 哥伦比亚；ECU= 厄瓜多尔；MEX= 墨西哥；PER= 秘鲁；PRY= 巴拉圭；URY= 乌拉圭；USA= 美国；VEN= 委内瑞拉

来源：德银、IMF

2. 世贸组织自身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改革诉求

2.1 泛政治化及 WTO 自身的僵硬体制导致 WTO 在全球经贸治理中被逐步边缘化

2016 年，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提出了“美国优先”等一系列逆全球化口号，并身体力行地带领美国退出 WTO、巴黎协定等组织，同时对中国、欧盟和印度等地区均发起贸易摩擦，对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形成巨大冲击。

不仅特朗普自身对 WTO 反复指责，其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7 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更

是表明美国法律和贸易行为不受世贸组织裁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美国还采取措施阻碍世贸组织的正常运转。世贸组织的争端裁决机制是其核心支柱，对全球贸易和国家间贸易关系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2017年，WTO 上诉机构法官相继离任，按照规定本应启动程序遴选新的成员，但由于美国一直拒绝启动遴选程序，也拒不支持新的人员任命，导致上诉机构一直难以补充新的法官。2019年12月11日，WTO 上诉机构因法官人数不足而陷入停摆状态。这是该机构成立近25年来首次停摆，也是WTO有史以来遭遇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虽然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WTO表达了更为支持的态度，但WTO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仍未回到正轨上来，WTO的低效率和机制僵化使其难以适应当今国际形势，WTO自身仍面临来自各方的改革压力。

一方面，WTO谈判耗时长久且进展缓慢，至今未能就农业补贴等问题形成重要共识，也未能在电子商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贸易规则方面实现任何重大进展，这导致WTO客观上对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WTO的决策机制采用“成员驱动”，以共识为基础，即所有成员政府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策，这种方式尽管可以屏蔽决策碎片化，同时求得决策结果的公平，但却效率低下，并容易被某些国家利用与操控。WTO的监督职能功能弱化、机构行政效率低下都使得WTO日渐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被边缘化。

2.2 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对WTO改革提出诉求和建议

美国是目前对WTO改革最为强劲的批判者。美国的诉求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地位、产业补贴、透明度、国有企业竞争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方面。美国指责WTO未能紧跟时代发展变化，依然停留在一种简单和过时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中，而忽视了经济、社会、贸易和其他指标，对发达国家极为不公平，不能再反映当前世界的真实情况。同时，美国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群体进一步区分，根据发展状况进行新的身份定位，反对自我宣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此外，美国联合日本、欧盟等要求提高WTO的纪律约束力，对于不遵守透明度和通报义务的成员进行惩罚。美国还要求加强对国有企业不正当竞争、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的重视，保障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利。

欧盟主张从规则制定、日常工作的透明度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这三个方面着手推动 WTO 的现代化。加拿大的要求则同欧盟类似，即提高 WTO 监管职能的效率和权威，加强对争端解决机制的维护和支持，并适时为实质性贸易规则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在规则制定上，西方成员群体认为，应该制定新的规则，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解决市场准入、歧视和监管障碍等问题，同时他们对提高透明度、加强国有企业监管也做出了改革诉求。

中国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者和重要贡献者，先后发布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和《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等。《建议文件》提出，WTO 改革的行动领域主要包括如下四个领域：一是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二是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三是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四是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

表 2：《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主要内容

改革领域	改革做法
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	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
	加严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措施的纪律
	加严对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单边措施的纪律
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	解决农业领域纪律的不公平问题
	完善贸易救济领域的相关规则
	完成渔业补贴议题的谈判
	推进电子商务议题谈判开放、包容开展
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	推动新议题的多边讨论
	加强成员通报义务的履行
	改进世贸组织机构的工作
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	尊重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
	坚持贸易和投资的公平竞争原则

来源：商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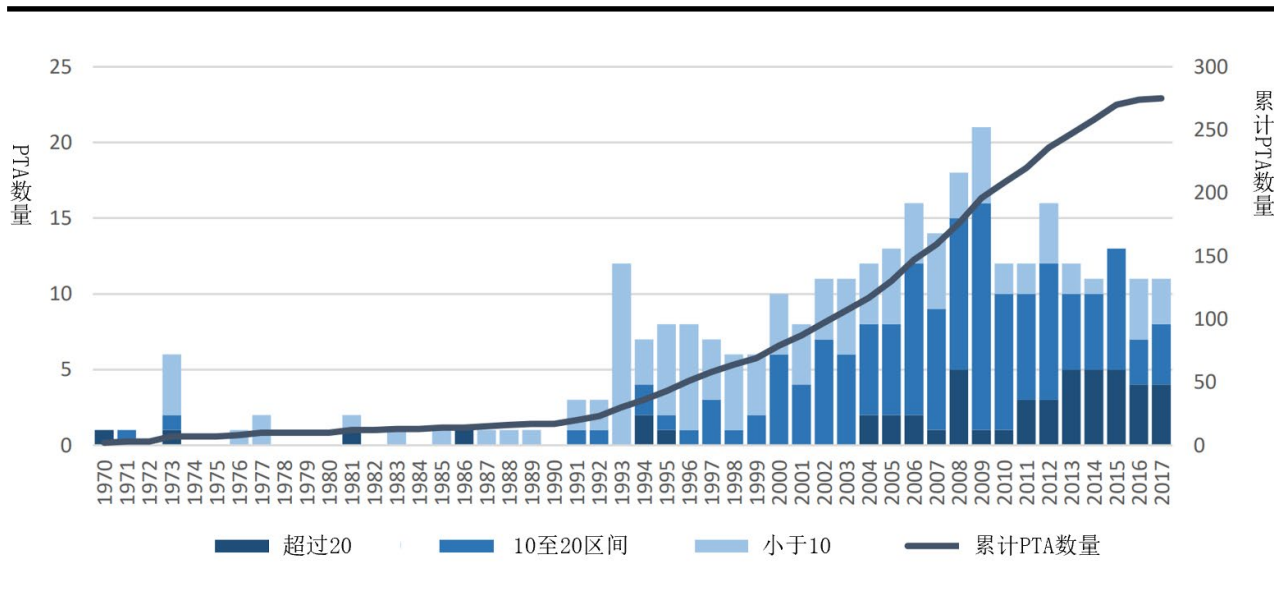
3. 从优惠贸易协定（PTA）到深度贸易协定（DTA）

自全球一体化发展以来，全球优惠贸易协定（PTA）数量大幅增长，由 90 年代初期的 50 个上升至 2019 年的 300 个。所有的 WTO 成员都参与了 1 个或多个 PTA。虽然 WTO 的规则依然是大多数贸易协定的基础，但许多 PTA 已衍生至贸易之外。

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PTA 正越来越呈现出深度贸易协定（DTA）的形象，即现在各国政府在签订 PTA 时，不仅需要对降低关税、扩大市场准入作出承诺，同时还需要对国有企业议题、产业补贴、原产地原则等达成共识，协定的政策涵盖范围甚至能扩展至环境法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等领域。在 50 年代，PTA 仅涵盖 8 个政策领域，但近年来 PTA 所涵盖的平均政策领域达到 17 个。

在如此深度的贸易协定框架下，参与的国家不仅消除彼此的贸易壁垒，还能在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和思想的自由流动上达成深度的经济融合。

图 13：近年来，PTA 所涵盖的政策领域数量正越来越多



来源：世界银行

图 14：深度贸易协定（DTA）中的政策分类



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在新“全球化”时代的挑战与应对

1. 中美贸易摩擦依然存在

中美贸易摩擦依然是中国在经贸领域面临的巨大挑战。虽然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其贸易政策较特朗普时期有所软化，并宣布将重新回归 WTO 等多边组织协定，但美方对中方在经贸领域的强硬态度目前未有显著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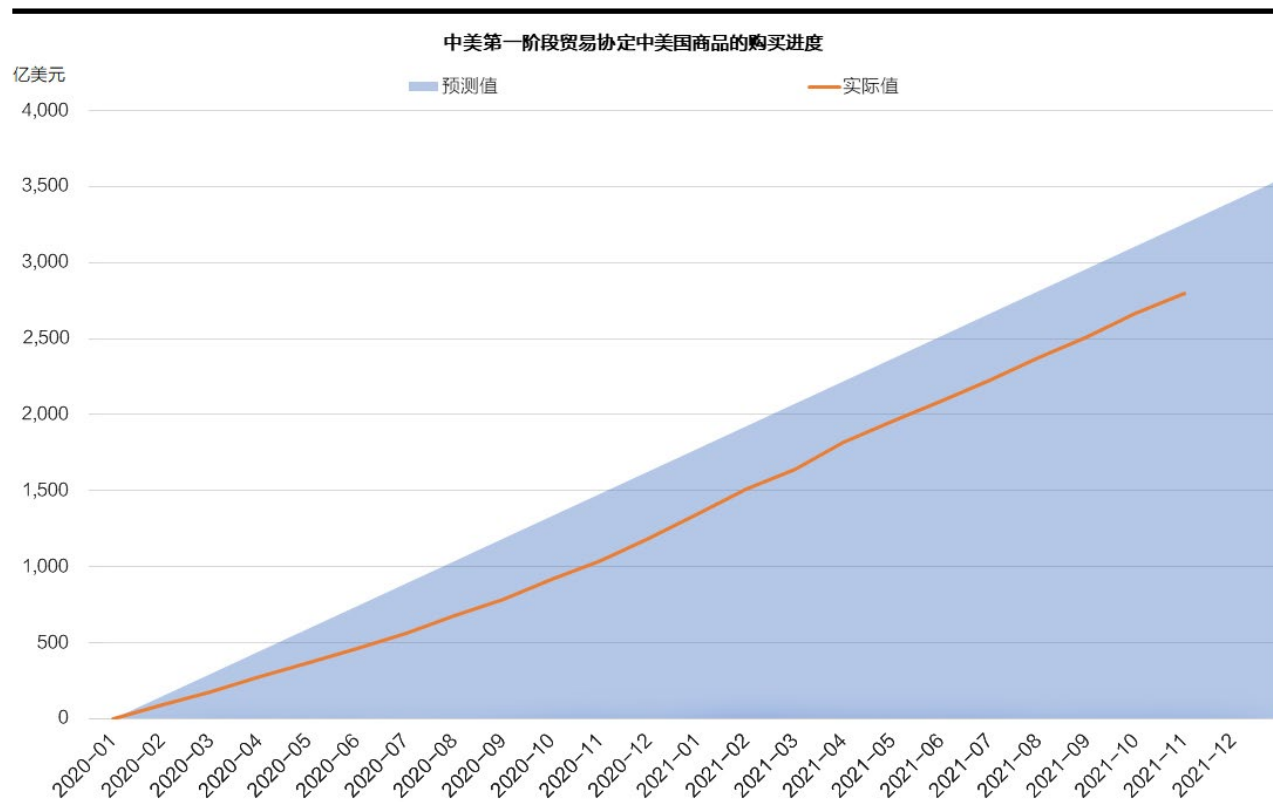
根据中美双方在 2020 年 1 月所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来看，其中最容易被观察的就是对于扩大

购买美国进口商品的保证。根据协定，中方要在 2020 年至 2021 年额外增加对美国进口商品的购买，购买额度为 2017 年进口额基础上增加 2000 亿美元，即两年内要从美方进口约 3551 亿美元。

从目前的贸易数据来看，截至 2021 年 10 月，中方在过去两年内累计进口美方商品和服务约 2795 亿美元，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协定的 85%。但是，10 月美国新任贸易代表戴琦仍展示出了较为强硬的态度，对中方持续施压。

同时，中美在关税削减方面也可能产生分歧。美国对中国企业征收关税政策是阻碍两国经贸往来的关键。中国一贯坚持取消全部加征的关税，但拜登政府只承诺取消部分关税，不会轻易放弃全部关税，这一分歧将增加双边贸易的沟通难度，损害双边贸易关系。

**图 15：截至 10 月，
中方已完成大部分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的美国进口商品购买额度**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早已延伸至贸易领域以外，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更是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随着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出台，在后疫情时代美国对中国的竞争策略将呈现常态化、机制化、联盟化的特征，中美经贸关系将面临挑战。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出增加科技创新投资，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遏制中国发展，并保持美国科技领先，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可能面临更多的高科技封锁和进口限制，进而影响产业链的完整性，以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2.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出口商品的关税优惠逐渐减少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消息称，自2021年12月1日起，对输往欧盟成员国、英国、加拿大、土耳其、乌克兰和列支敦士登等已不再给予中国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国家的货物，海关不再签发普惠制原产地证书。

普惠制关税待遇是发达国家（给惠国）对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受惠国）的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予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关税优惠制度。自1978年普惠制实施以来，先后有40多个国家给予中国普惠制关税优惠，其中大多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如欧盟成员国及英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等。中国也积极利用普惠制扩大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在外贸增长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根据世界银行标准，中国不再属于低收入或中等偏低收入经济体。为此，多个普惠制给惠国在近几年陆续宣布取消给予中国普惠制待遇。

从中国进出口数据上看，近年来欧盟、英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取消对我国实行的普惠制关税并未对我国贸易出口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或利润转化率相对较低的产业而言，中国在亚洲的一些竞争对手国家例如越南、菲律宾等国依然享受着发达国家的普惠制关税。对于从事这些产业的企业而言，可能在产业转型、提升商品辨识度上面临更多的挑战。

3. 新冠疫情或加速制造业回流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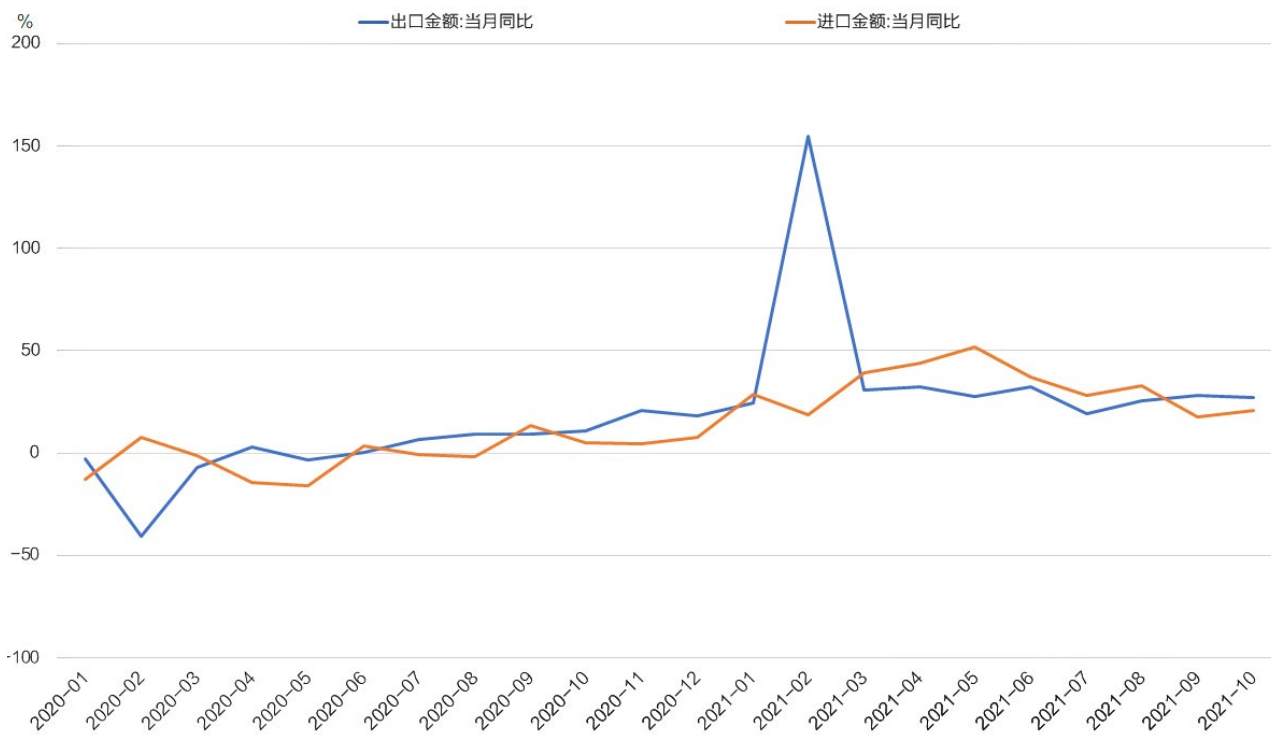
全球经济面临的每次危机都会给全球经贸自由化带来波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后来导

致逆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此次新冠疫情危机又给已经摇摇欲坠的多边贸易体系一记沉重的打击。

一方面，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外需遇冷。2020年，全球实际GDP增速仅为-3.12%，全球贸易总量增速收缩至-7.5%。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几个贸易伙伴中，美国、日本、韩国2020年的实际GDP增长分别仅为-3.4%、-4.59%和-0.85%。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将加剧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流。在全球外需遇冷的情况下，各国政客都寄希望于将产业回迁至本国以支持本国就业。虽然得益于中国在疫情中的优秀防疫表现，中国进出口增速在今年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随着海外逐步解封并对疫情采取常态化应对的政策态度，未来中国仍需要警惕制造业回流所带来的影响。

图 16：疫情背景下，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速保持高速增长



来源：Wind、第一财经研究院

4. 在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应继续扩大开放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治理

2020年4月，为应对新的全球经贸格局，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虽然未来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内需将替代外需成为更核心的发展动力，但这并不代表我国会停下对外开放的脚步。根据商务部近期所发布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我国可在以下四个方面积极应对来自外界的挑战：

- 扩大贸易领域开放合作。这包括进一步推动降低货物贸易领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放宽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开放行业包括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等；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推进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既准入又准营”的措施。

- 深化双边和区域贸易合作。这包括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和高标准实施；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进中日韩三国自贸谈判的进程及亚太自贸区的建设；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自贸谈判等。

-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我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继续推动恢复上诉机构正常运行；建设性参与渔业补贴、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服务贸易国内规制、中小微企业、贸易与环境等议题谈判和讨论；积极参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链供应链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等。

免责声明

本报告由第一财经研究院撰写发布。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第一财经研究院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本报告仅为报告出具日的观点和预测。该观点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第一财经研究院可能会发布与本报告观点和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本报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